

追梦人

陈月红

(湖北省竹溪县思源实验学校湖北, 湖北 竹溪 442300)

摘要: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作为父亲的儿女, “长达后我就成了你”, 生命的传承流转中执着追梦, 在平凡的岗位上稍息立正, 站成一颗树的样子, 在风雨中昂扬, 在烈日下挥洒。我们应该向追梦人致敬, 应该活成自己梦想的模样。这是一名普通乡村教师的写照, 一片丹心育桃李, 把一生奉献给了乡村教育。

关键词: 乡村教师; 不忘初心; 桃李不言

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小时候, 同村一个慈爱的奶奶也是一个老师, 她在快要退休的年月里总喜欢摸着我的头逗我: “快点长啊, 快快长大, 长大了好继承你父亲的事业……” 懵懂的我那时将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她的手上, 很是好奇, 她手背上的皮肤捏起来的褶皱会短暂的保持住褶皱的形状几十秒, 而我自己的手背上往往是随着手的松开, 捏起的皱巴的地方会瞬间弹回去, 那时我真是认为那是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

所以, 我并没有感受到她说那话的时候, 对我父亲的工作, 对于她自己的工作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是觉得这份工作好, 希望我通过努力也能获得一份好工作呢, 或是觉得这份工作太过辛苦, 劝我努力寻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同时, 自己苦尽甘来即将与它道别, 所以感慨一下呢? ……终是没有弄明白。我现在回想着她的预言成真的现实, 我倒是真就成了和我父亲一样, 和她一样的人。我唯一笃定的一点是: 我对父亲和我自己的工作存着敬意的。

而今回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 回忆无垠荒原上的微粒般的我们, 遥远的像一个迷离的梦, 梦境萦绕在心头, 叫我意难平。想提笔记录点什么, 又生恐自己稚嫩的笔墨书不尽生活的苦乐甘甜, 道不完乡村教师的痴梦追寻。我们打非我莫属, 非你莫属的历史中走过, 折射出一段历史, 一个时代的深深浅浅的痕迹。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那个岗位, 如知心爱人一般变得血肉相依, 再难分离。我的父亲常常说自己幸运, 生活在一个好时代, 谈起过往的经历像在讲述一个快乐的故事, 讲得云淡风轻, 却又透着深深的眷恋。

那个时代的农村, 学校古朴老旧, 还是潮湿的土房子, 讲究一点的中心学校已在表层刷上了白色。父亲守得虽不是条件稍好的中心学校, 也不是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学校, 它只是一个稀落的村小, 但他是一个“讲究”的人, 他一寸一寸地将所在的学校也刷成了白色, 便觉着教室立马变得宽敞明亮了, 甚至会擅自地觉得孩子们在白色的教室里读书会有接近于城里孩子读书的幸福, 所以他才会嘚瑟地对劳动成果乐呵。

遗憾的是, 教室里总有三五成群的“调皮鬼”在新刷的墙壁上左蹭蹭右摸摸, 没一会儿就把自己敷成了“小花猫”, 他们似是不懂父亲的心, 他却不责备他们。

教室里摆置的还是盒状的课桌, 长条的板凳, 墨绿色的黑板, 简易的讲台, 二三教本, 几盒粉笔。孩子们的桌角上醒目地端刻着“早”“自律”“奋斗”的字样, 这多少是自我激励, 自我警醒的意思。大山的孩子过多的懂得“读书的意义”, 父母辛苦劳作一辈子,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过得够够的, 便不希望子女再遭这样的苦楚, 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读书改变命运”这件事情上, 便不是说读书能换来多么富足的生活, 只是祈愿着能够较多的脱离苦力劳作的苦痛, 未知的那辈人能少点辛劳, 这便是农村父母朴实的梦想。

父亲常常说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女, 更多的能懂得这些父母心。所以他总是愿意不怨其烦地给孩子们打气, 鼓励他们通过读书走出大山, 改变命运。他总是愿意更多的释疑解惑, 更多的授予, 更多的关切, 更多的愿意拿山那边的城, 山那边的书, 山那边的老师, 山那边的大千世界去抚慰那一颗颗辛苦的求学之心。

他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肩上不仅承载着学子们的求学梦, 也多少承载着家长们“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心, 也许他更多的想要满足的是自己的一个痴痴的梦, 他想要一个孩子过得好, 一个家庭过得好, 一个学校办得好。

我觉得他是故意厚重了自己的梦想, 我不知道他瘦削的身板扛不扛得住, 我只是注意到他板正的, 泛白的军绿色西服总是显得宽松了几公分的模样, 似不是十分的合身, 他自己却从没有注意到。所以, 总是会忘记弹一弹肩上飘落的粉笔灰, 总是不自主的用沾满粉尘的手拨弄额前的发, 我多想提醒他“讲究”一点, 又害怕他意外发现自己头顶的发量又少了若干。

后来的记忆就是在他辗转在各个村小、教学点路途上的样子。他大概是咬了咬牙才买下那辆半新半旧的摩托车, 我真担心家里的妈妈会埋怨, 毕竟工资真是少得可怜。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 据说后来是涨到了一两百, 他甚至都没下得了决心买一个头盔。于是就顶着一路的尘土飞扬, 迎着二程程日晒风霜, 开始穿梭在人烟稀零的横梁子、黑溪沟、羊角洞、菜籽坝等地。

时至今日, 我默念着这样的地名都能感受到它的荒凉, 不知道父亲守着那样孤寂的地方有没有忧郁或者感伤。他大约是不会有这样的消极, 我们只见到他脸上的皱纹多了, 发间的青丝添了, 他的话语却是欢愉的, 神色间是含着笑意的, 家人的不解里他是欢欣劝慰的, 大抵是父亲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业,

酸辛苦涩竟成了别人的，自己倒是乐呵快乐的。

我只是寂寂的想，我内心无比敬重疼爱的那个人，是不是一如既往地吃着千篇一律的咸菜拌米饭，他是不是夜夜守着每一个孩子的大通铺整夜难眠，他会不会为着今日的洪水，明日的沟渠操碎了他的心，每一个孩子存装在他的心窝窝里会不会将他过早的老去，心念着的孩童的康乐安全会不会催着他掉落了头上的黑发。伴着我无妄的担忧，我却是不得不离他而去了，山那边去读高中的我撇留下那个扎根山迹的他，我只想问的是：你啥时候调到城里？

他没有动。他不仅没动，反让我的担忧更重一层。那是，1998年，那一年的洪水说来就来，来势迅猛，不可抵挡，淹没了农田，冲走了临着河道的半边操场，瓢泼的雨日日夜夜的下着，河对岸的学生回不了家了，他们在河这边哭泣。

河那边的孩子上不成学了，他们在河那边焦急。父亲呢，跑细了双腿，整日整夜不安的在学校里的角落里巡查着。他担心教室里的人少了没，宿舍里的人齐没齐，厕所的背面临着土坡，会不会有泥石流，厕所里会不会被水灌满，造成不便，食堂里有没有清水煮饭，会不会突然断电……他设想着无数的可能又为这无数的可能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想准预备的方法，他听着外面的电闪雷鸣，打着手电筒整夜整夜的折腾，起床、转转去、躺下、辗转睡不着，再起床、再转转、再失眠，直到把自己眼眶熬黑，眼泡熬肿，差不多熬不住的时候天也放晴了，水也退潮了。

被洪水阻隔了好些时日的学生该回家了，到了放学的日子。父亲又有了新的忧愁，记忆中的他总是有操不完的心。下了许久的大雨，担心山体滑坡，担心泥石流，担心从天而降的山石砸伤他的娃……孩子是回家心切的，家里的父母们是悬着一颗焦灼的心的，怎么办？只有一个一个护送了，临时组建了一个护送队，归家路上便有了一对温暖的身影。

记得是经过一个叫黑溪沟的地方的时候，果如父亲担心的那样，突如其来的滑坡从天而降，来势不可阻挡，后退已是不可，父亲一声吆喝：“快往前跑！”幸得是农村的孩子摸爬滚打惯了的，体力好，反应敏捷，从鬼门关逃过一劫。

孩子回家了，父亲也回家了，只是他左腿肚上不知啥时候又进一块青色的尖利的石块，刺如肌体深深的血口，将鞋袜染个浸湿，他倒浑然不觉，他是沉浸在事情的后怕中没能缓过神来，他说不觉得太疼。气得我直呼“无语”！以后的几年里，我做过很多与水有关的梦，无一例外地都是一身冷汗醒来。我害怕我的父亲太痴，太痴得不懂爱惜自己，痴痴的不肯离开那个给我噩梦的大山深处。

再过几年，父亲所在的学校，年老的退休了，年轻的老师开始驻扎到那里。一批又一批的老师去，一批又一批的老师离开。学校可供老师居住的地方有限，有的老师没有住的地方就住到了我们家里去。由此，我便失去了自己的房间，这着实是令我伤心的大事。但是父亲总是批评我不懂事，“有个教师姐姐跟你住，跟你作伴，晚上你就不会害怕了，有不懂的功课问老师就方便了，一举多得的事情，岂不好？”

他总是汕笑着对他的媳妇儿洗脑：“要好好照顾这些城里来的年轻的老师，周末尽可能给他们加餐，年纪轻轻的到这里来上班，孤孤单单的，觉得可怜，只有把后勤保障搞上去了，让他们觉得温暖，有了归属感，才能留得住啊！”

每个周末，父亲总是早早的催促母亲准备好早饭，便使唤我去一个个叫“城里来的老师”吃饭，我小心翼翼的一个个敲打着他们的门，只能换来一两个回应的声儿，其他人大约是睡得正香呢。我愤愤的想“谁还不想周末好好补个觉哇，谁稀得起来吃你的早饭。”下一个周末却还是我承担着无趣的叫起床吃饭的“苦差”。呜呼哀哉，那时的我是深深以此为苦难的。

不过，也有快乐的事情。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观看父亲组织的篮球赛。每个放学的下午，约莫是五六点钟的时刻，父亲就会组织学校的老师，或是其他的社会人士来两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为的是丰富老师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能强身健体，如果有机会混得一个计分的差事，就是我能挣得块巴几块钱的运气。我会守着一块小黑板，用画“正”字的方式为他们记下各自的分数。我是做事及其认真公正的人，父亲和其他人对我都很放心，从不会质疑我记下的分值，赛事结束或者是为了褒奖我的尽忠职守，或者是为了肯定我的公正耐心，父亲都会给我几块零花钱作为奖励的手段。我可以自由支配这些钱，这是值得高兴的美差。

所以碰上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就会期待一场篮球的盛宴，一方面我的父亲篮球打得好，在赛场上驰骋奔跑，我在周围觉得很受用，为着父亲的好身体，为着父亲的好技法，另一方面我愿意更多地记住父亲和其他老师们精神昂扬的样子。

以至于，时隔多年，我在自己工作的学校档案里发现了父亲年轻时打篮球的老照片，以及跟他一起打篮球的那些老师，有的成了我的同事，有的成了我的领导，有的成了父亲的领导，我竟霎那间迷蒙了双眼。世事流转，光阴变迁，变了的是父亲早生华发，不变的是父亲还是那个地方的那个老师，父亲还是那个痴守的父亲。

我常常觉得，我的父亲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接地气的“乡村小学校长”了。偏好在学校外面、旁边的空地外开辟一块空地来，种上时蔬果品供学校师生品尝，愿意到农户家里买来土鸡蛋、喂养的猪仔给师生吃，说是健康。上山砍柴，采茶叶，找野菜，漫山遍野地跑。母亲时时嗔怪他磨坏了新买的鞋子、挂烂了好好的衣衫，把自己折腾地灰突突的。我想，他只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其实他活得清醒明白，这样的父亲其实挺好。

我相信，还有很多跟我一样拥有一个做教师的父亲的儿女，在生命的传承流转中执着追梦，在平凡的岗位上稍息、立正，站成一颗树的样子，在风雨中昂扬，在烈日下挥洒，我们应该向追梦人致敬，应该活成自己梦想的模样。

参考文献：

[1] 刘思彤. 不失初来赤子心星光不负追梦人 [J]. 陕西教育(综合版), 2020(22).